襄陵文集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十一

宋　許翰　撰

天寧節謝御筵表狀

聖日爰祥書山林福深於海[illegible]慶洽雲天恭惟皇帝陛

下運履長庚九宮持衡格曆符色酉天統方開仰麗澤之

俯臨賓貢珍於兵卜五年王畫盛際躬被湛恩介昭明

於萬年敢希大雅祝祝祝書方多子竊比華封

代賀大郡冬狀

一元順動萬寳潛萌凡厥誠明並受休祉某官吉康御衆審克褆躬方率履於時昌宜懋膺於靈寵未遑馳慶先辱貽音感佩之思敷陳曷既

代賀詔使冬狀

仁維道合動與時行以仲山甫將明之材方陽諂節益范孟博澄清之志自肅列城御利有攸往之辰輯嚳無不宜之福登崇之寵光大難量其辱在明臨阻于賀慶

頌閟宮之燕喜莫奉舉酬陳洪範之壽康徒厪抃蹈

代賀政府冬狀

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祲象恭
惟某官欽明百揆勵翼萬徵靖共聽於神明化育贊乎
天地式燕且譽厥崇亞正之儀俾壽而臧更介太平之
福某遠叨恩覆阻望精明化國之日舒以長共識履端
之慶君子有酒多且旨莫傾薦頌之誠

辭免試中書舍人奏狀

六月二十九日奉御筆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非常撫躬自失伏念臣早從隷役文章不數於時流久抱羸痾志氣已彫於歲晚雖在合宮之暇每懷真館之求豈復堪事華藻於英妙之間而欲使代號令於鼓舞之際儻貪榮而冒昧必速累以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子保羣工天臨庶彚曲遂飛潛之適俾歸分願之安所有召試指揮伏乞追寢候勅旨

第二辭免奏狀

右臣今月日承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聳不知所為伏念臣久淪州縣早廢問學多病積衰精明彫耗比緣召試已具自列所以不敢冒進之懇如此逮蒙給札西省庸薄亦既可見恩華所被雖欲自强念終無以當至仁登擢之寵而稱休明任使之意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右臣聞命震悸不敢自安伏念臣本無異能誤蒙超擢

恩榮不副災病相仍尚軫淵衷俾食真館在臣分願既已叨踰豈宜更竊寵名以累一時清選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舉自代狀二首

具官章元弼事親純孝作吏潔廉讀書為文四十餘年文既益高知者益寡甘心久詘素節不渝舉以代臣必允公議

右臣伏見承議郎通判唐州陳求道文詞簡舉議論英

亮名節可以厲風俗器能足以濟事功臣實不如謹舉

自代

啟

謝館職啟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拔擢倫比來陪英俊之遊弗稱所蒙更以為媿竊以國家作稽於古訓館閣遴簡於時材紬繹人文精符奎壁彌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禁嚴世為寶祕非揚雄之沉鬱莫扼其奇有劉向之辯章

庶究其博曾是羣於大雅葢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譽遂定宜得俊賢之望益為盛世之華柱史精深窮四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窘淵源文乏珍瑋一丘一壑若有天資三沐三薰殆非世器獨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顧以即安忘嵗年之易暮被明月而佩寶璐思飭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英恐修誠之未潔腰折彭澤之米目送瀛洲之雲悠然一官營在三徑弗圖召節忽至窮城寮於炳階不見庸

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乏之智畧以輳前夫何甄録之優
亦竊校讐之寄緇衮籤於四部究烏策於千齡神氣清
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奥衍盡窺王府之珍於燦寵休
是謂褒顯此葢伏遇某官荒包畛域博洽羣倫亮皇極
於五三兼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如權衡之制石鈞養
毓衆材若巖阿之保草木曾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
微某敢不益强其所不能究觀其所未至

回章邦老賀館職啟

威鳳回翔下恩書於禁殿抃鼇贔屭登吏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媿伏念某非兮則學老矣何施人逐利於馳驅吾為之範衆爭榮於暇豫獨集于枯志意凛乎猶存歲月忽其已晚一班一級益無味於少年三沐三薰復何能於多士得失聽塞翁之馬沈浮隨海客之槎孰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晬穆獲游冊府之高明冠彈半世之塵履棲羣英之武遂容擭落一慰蹉跎此蓋伏遇某官游夏淵源卿雲黼黻遐不謂矣蓋嘗博

我以彌文惟其有之乃能立人於餘論致茲孤陋竊世
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酬志願期不移於素守以辱友
朋

上黨通劉待制啟

祗命宸章隸官府幕潔齊將見震動靡寧伏念某志介
弗通迹孤無援自信斯心之固守罔知舉世之駿奔命
或使之數奇事每要於大繆一麾名第十有五年再試
庸能百無一得不少飾其根柢寧久辱於泥塗計緯繣

而不移時晩晩其將失求老農而學稼初負歸心遊大
人以千名實乏之衆技眷時材之競爽審涯分以偷安樂莫
樂而悲莫悲倦觀榮悴吏非吏而隱非隱聊復浮沉徙
習州縣犬馬之勞頗識簿書米鹽之務庶幾衣食其力
曷參帷幄之謀諒匪國能猥從器使斯蓋判府待制道
闢百聖德望萬夫國體繫之重輕士類視以進退險難
備試氣百鍊而彌剛變態孔多節千齡而獨茂夫何孱
陋獲此依歸永懷一顧之榮曾是平生之願微英聲之

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提提瞻烏亦好

謝元城劉待制舉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啟

飛章論薦過為蟠屈之容撫跡恩輝遽改榮華之觀名虛如畫寵至若鶩維觀載籍之傳皆原道德之意非亢其體不足以起至理之高明非偉其辭不足以章大化之淵懿故商周之書灝噩而春秋之辭謹嚴易倚數而經奇詩緣情而盡麗夫聖明之述作後世無以加之葢道數之發揚其所從來遠矣國家表六經之化海宇復

三代之風環璧水於西雝作成多士祕蓬山於東觀間世異人雍容乎絃誦之聲馳騁乎圖書之府維教化格中者其材日懋則辭章發外者與道俱隆家有政駿之長人擅淵雲之富尚洛近侍往訪厥遺進於斯時誠難其選如某者清苦建志孤蹇餘生氣力不能服田畝之勤勞財利不能通闤闠之交易獨知感厲幸生聖世之難逢俱無能為乃竊經術而自託義理之所回激風雅之所感移據古討論日信書而好大登高賦詠時體

物以思紛采獲英華發揮經緯心益勤而覩秘力屢屈而知難業已即功未能絕意夢思已久竟無池草之神奇編削空多僅有江風之冷落徒費學文之歲月政希事道之功名偶發策以試言遂解巾而從政素學荒墜迷簿籍之相仍清思消亡倦塵埃之竟日時飄忽其將晚志緯繣而難成靄北斗之夜光誰攷論跡望西山之朝氣日有歸心豈意特達之知忽剡非常之薦將使斷裳之俗吏進希秉筆之英才勤苦詩書久荷吳公之幸

受沉淪選調遂因表薦而知名夫何素履之獨行獲附青雲而自託斯簽判府待制道隆獨運德盛兼容察其沉靜有受道之資憐其劬悴有好古之志回汝南之定論徇河北之過譚知遇於聲塵寂寞之時勉勵以文章著述之事隴雲書壁媿無柳惲之才江月升舟遽起袁宏之譽藝能之幸今古相望重惟竊祿以來再經寒暑行當解橐而去一謝塵勞侵雲石之寬閒藉簡書而嘯傲撫壯年之未暮冀力學而有成作為歌詩揚厲德業

備青史之遺事助白日之休聲持報萬分庶幾一得若乃逢辰行志則非泛駕之敢期造物無私一付化鈞於他日

賀門下侍郎啟

錫還北闕總秉東臺凡在鈞鎔共知抃躍竊以變權易勢屬元聖之難名公聽並觀藹衆賢之在列眷此黃扉禁嚴四輔之位思得白首者艾一德之臣以望盛朝以圖大政誕頒明制克協能謀權臣憚柳恵曠之正言多

贍盛節之載崇引頌則勤撫懷難既

謝監司列薦啟

公函疎遴志收一路之才明振阨堙躬發衆僚之底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學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學無師法資乏吏能自知無用於時不復爭名於衆老作諸侯之賓客志在斗升媿聞豪士之聲塵効茲尺寸豈謂清明之舉亦收留落之餘此葢伏遇某官力佑昌辰務知大體念將明之所重要在得人惟

久

謝方漕啟

公舀踈逖志收一路之材明振阨堙躬與三人之列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序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術無奇屬當衆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恭高妙自取奇窮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超摇而無翼欲寂寞而絶端世路强顔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必東故險阻

艱難之備嘗卒歘寄歷落而可笑掃室布席尚分四壁之明鼓筴播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逐假寵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雍容之論此葢伏遇某官搢紳之望雅俗所依凛然居諸公之間藉之以一言之重翕其擬議從我品題坐使泥塗若更衮繡一介必取謂天下得士而昌三歲益親見君子與人之一負非常之寵眷知難報于平生某敢不睎志士之進修無忘愛日譬農夫之作苦以待逢年庶不辱于知人期自見于斯世亦復

築居清汴之濵每容望履薦辭肆好禮容晏溫舉之于
未識而不疑樂之于既見而無斁違顔既遡懐德維勞悵
望河梁尚想帆檣之東去光華原隰敢期旌旆之西來
欣玩郵書怳疑夢寐肅徒御之方至紛軒裳而並迎竚
奉薄躬即安大庇徽英聲之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
提提瞻烏亦好

賀洪轉運判官啟

懋膺詔函更佩計印使權增長輿頌交欣恭惟慶慰某

官術業閎通德行敕備扳起外臺之屬對揚中宸之嚴四方得將明之材萬乘有見晚之恨宜賦政之未幾每寵數之有加尚資飛輓之功裕于晉部即聽追鋒之詔置我周行某久以薄躬託于寬政重仰光華之盛更深忭蹈之勤

光膺制誥懋總將輸使指載隆帝眷彌屬恭惟慶慰某官倬彼盛德望玆一時方覽輝於隆昌以撫壯而超詣凡纘之事必底于功少弭節於星軺益紓北顧佇聯華

之徵厲我全能錫茲異數某搶揄有止賀廈方成一介何知但仰鯤鵬之變化三年将去徒勤燕雀之徘徊惟厥贊嚳斯倍倫等

問侯張少卿啟

去德歷年未返神明之觀遭家多難莫修咫尺之書徒銜感於受恩每瞻言而增慨恭惟百神所相必有萬福來崇琳館雍容英襟沖邁某官德明且哲道直以方據古則然不肯追參於時態事國而已寧知容悅於權門

葢涵養靖深而有待屬遭興運果被睿知顧邈時材隮升法從追裕陵之簡注乃眷不忘求荆國之儀刑斯文未墜諤諤諫論之厲渾渾典誥之醇允協朝僉用光夕拜竊伏聞諸輿議將大正於鼎司方以薄躬託于鴻造静言疇昔之好恍如夢寐之遊欣逢盛德之進為顧歎清時之流落斷裳空履分已絶於高明結綬彈冠意不無於飛動

賀孫元忠司諫啟

弼我丕基虎豹所居遂保藜藿之不采雪霜何有共高
松栢之後彫必建無窮之聞以稱非常之遇端誠於國
方開爭引之原正色立朝已見太平之象玆維志行之
偉兆竚觀樞近之極功永念賤微繆叨眷省西郊尚往
均蒙利澤於斯民北路爭趨莫獲追祭於下客服膺載
躍汗簡奚陳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八

宋 許翰 撰

啓

謝方憲舉改官臺閣清要啟

非吏非隱誰收流落之餘不介不求忽被特達之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考載籍之傳究見聖賢之域維志行必達而莫禦斯爵禄並至而不窮故精明自信之誠能不變移於此道則忠固可觀之節必將著見於他時

俗益不敦士始有狗莫悟錫環之惡爭傳負畀之竒志方患於得之動常屑於蹴爾自其起於州縣固已負於詩書夫惟利害之務知豈復緩急而可倚必將清舉遂復古風非得淵偫之才不稱懋明之意如某者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絛竃請隣敢追絛於髙妙抱闗擊柝聊卒歲以優游蕭然山谷之間厥有民社之寄是亦為政舍此何求靄北斗之夜光莫狀淪迹望西山之朝氣日有歸

心寧為適越之資耻挾鑽泰之策衆皆靳其遲鈍人多勸以經營巳矣莫知要委懷於義命斯之未信行絶景於功名詎意監觀遠蒙慰薦欲草箋書之俗吏俾聮臺閣之英遊責以偉詞震於衆聽豈非事國必先於忠信取其近民而無華矯時方尚於潔廉察其避衆而不競姑欲甄明於公義未暇博選而拔奇槩爾寵褒得此固陋斯蓋伏遇某官搢紳盛德朝省望人勸相國家旁招俊乂孤根蟠屈惡有先容之自將雙璧光華不待立談

而並降斯道變於齊魯法義舉於春秋士得引分以俟知俗稍聞風而止遽足資誦說以媿淺浮雖是不敏之謭材無以克成於異數徒受恩於孤遠知卹感之刻深奉檄以歸想慈闈之慰望彈冠而去賜恩地以何酬銘志不忘撫躬有待

謝陳州趙待制無愧舉令啓

羣吏俱升獨未書於資考一章有待竟受獲於恩輝知遇益隆省循惟幸竊以道之所在固曰壯而行之仕非

為貧豈苟容而已矣顧惟聖賢之求試鮮能志業之必
行開迹諸侯或七十說而無所遇上書時相有四十日
而不得通無援於時不詘於道直循義命以事功名故
特達之知難一遇於傾蓋而憔悴之士常千載而彈冠
夫豈榮耀之不懷類皆疎直而難進以令准古得寵若
驚如其者亢世數奇起家薄援簡編千古歲月三餘朝
辭耕隴之雲暮就讀書之雪古風有志誰為國士之知
春草無情空詠王孫之隱宸極發詔郡國獻書偶櫶斂

以辭親遂飄纓而入仕簿書其務寧居軒輊之重輕冠
蓋如雲豈繫飛集之多少强顔逐衆撫跡甚孤繆為適
越之資莫挾鑽泰之策蒼茫自失思回阮籍之車談說
孰先莫東蒯通之藴獨賴仁明之在上竊知志願之有
歸敢類近名遽圖遠引釆山間之三秀或有意於俟知
揚堂下之一言固無心於干進豈期妙簡乃至薄躬此
蓋伏遇某官受士之心惇大成裕輔世之德光輝日新
度材取遺為國建本矜其節孤而少與直賜優容知其

志大而未成曲加奬勸已激平生之感重懷今日之恩矧玆藩輔之雄實為衣冠之會裳裳其葉皆貴遊之子孫韡韡之華有執政之兄弟奈何微賤辱在薦揚斯大臣之用仁心故君子以為義舉傾壯心而銘刻庶幾永譽於終託舊物於鈞陶此為受恩之始尚圖報効不媿古人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孫傅師舉學官啓

斷裳空履已安州縣之勞誦詩讀書久墜膠庠之緒橫

叨論薦誤玷聽聞伏念某分乎天資本非世器徒干祿仕欲慰慈闈偶感激以受書得推擇而為吏起家一紀操術無奇受縣三年治行不録隕沉山谷遽失歲時每類畫墁媿何功於廩食不為詭遇分莫獲於馳驅念時數之安歸眷惷迪其未替懷金躍馬必無富貴之儻來被髮騎麟亦有雲泉之獨往阨非不久恃此以安庋飯牛而牛肥已忘懷於寵利與好龍而龍見尚長想於古風夫何末路之逢獲此青雲之附念趨走之日淺復僻

遠之勢孤蹤跡不勤於館人問訊不通於几御豈期妙
簡忽至薄躬實務謹於無能顧受知於不競謂其粗有
志尚可以置之燕閒宿瘤因醜而得傳虎賁以似而見
引正慚固陋反竊寵褒此蓋伏遇判府留守密學識望
萬夫名昭四海察斷斷一介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
公力秉沈英務鎮浮俗茲傳一時之舉殆空千里之才
哀孤遠之弗蒙卒兼收而無棄不受餘論使為歸榮憒
世絕絃人固難知於此俗隕身東脯士常易德於窮時

凛焉此生朔之異日

謝趙待制舉學官啓

弦歌肄業實秉文多士之時几席傳經蓋盛服先王之事横蒙清舉曷寄媿顔自度力之所窮不待教而知困伏念某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往試一官吏事六守志在奉公孤立久之無所知名偃蹇危機陵遲末學特受獲於左右遂大庇其始終不受東辟之光與起西山之謽連

章極薦並進所矜報大德之優游迄無纖介悼本志之變化空歷歲時爰既反耕度幾卒業斯之未信敢竊異夫功名已矣莫知要一歸諸義命但苦立道之甚卓不知去日之已賒非出哀憐亦誰顧省夫推衆望者易為力拔孤迹者難為功豈特形勢之相傾抑或器能之自取惟聲塵不著於萬一故奏請卒煩於再三力為之容難變唐突之質數更其鑄終非踴躍之材寵辱若驚進退維谷此蓋伏遇某官旁招俊乂勸相國家凡厥一介

之無他咸在蒐收而弗棄省循何有眷逮獨深察其久在於詩書惜其壞之於州縣欲使竊燕閒之祿庶幾成固陋之材立人達人甚於自訣之曲盡生我知我實惟戴德之均隆敢不竊體於仁心終焉勿替於古制抗顏求試則或懼於無名刻意自循願少安而有待

謝舉薦官啓

與文舉薦鶚之表出元禮登龍之門夫何一介之無他得蒐二者於所欲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衘無奇屬當衆

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叅髙妙自取竒窮
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趨捉而無異欲寂寞
而絶端世路强顔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
必東士葢有時乎爲貧身或不去以歸潔掃空布席尚
分四辟之明鼓筴播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逐假寵
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雍容之論静言被舉孰不銜
恩唯拜賜非竿牘之求故難報有丘山之重此葢伏遇
某官盛節修偉明謨靖深翊亮一人挈維多士哀其陻

阨而不競察其醇樸而無華藉以虛名收之末路初乏起詣弗稱懋明其敢不睎君子之進修無忘愛日譬農夫之作苦以待豐年庶不辱於知人期自見於斯世亦復迂濶而無益終媿恩私之不讎

謝鄧聖和舉令啓

憤世絶弦人固難知於比俗隕身束脯士常易德於窮時方謀卒歳以歸休忽報奏書而論薦受恩孤遠懷感刻深伏念其起於衰門妄有大志念厄艱之日久則思

寵祿以逮親審耿介之所安復欲虛心而避衆奉簡書而自試聽時命之安歸而三歲莫知人多戒其偃蹇一官不競衆皆作為侵陵分乎天資本非世器然智能常益於拂亂心性之日而文辭多發於羈旅草野之間輒舉古而況今尚以得而酬失敢圖妙簡更至薄躬豈非安民要在於無華或見忘懷於進取從政當戒於乃逸必先吏事之艱難仰愧曲成俯矜幸會此蓋伏遇某官搢紳盛德臺省望人廸哲懋明體仁惇大察斷斷一介

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公務擇遺才躋登斯世至此部中之甚賤俱為門下之所收奉檄以歸知慈闈之慰望彈冠而去睠恩地以何酬庶幾異日之可圖終視古人而不愧

代人謝薦舉啓

塵埃孤跡曾無蟠屈之先容霄漢飛章乃出特達之一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以上聖重明之時多士一隆之會山林豪傑之特起冠冕世類之嗣興童子羞管仲

之功名壯夫薄揚雄之雕篆誠能義舉孰曰才難如其者術業空虛時命奇薄厥服官常而自試尚席世德之遺榮一尉之微三年於此振名何有徒懷李勉之心廢務則多媿竊孟郊之祿豈意薦書之辱拔諸羣吏之中夙夜以思始終知幸此蓋伏遇其官懋明獨斷闓達兼容道合志從務建國家之本言揚事舉遂空屬部之才逮此賤微不忍遐棄其敢不勉厲一割報稱萬分不孤舉善之明自獻圖終之譽

謝薦舉啟

論薦之格正自奇窮寵念所悖必將振理頻繁恩重感激心傾伏念某分乎天資本非世器膠膠擾擾亦効將迎踽踽涼涼卒難嫵媚託徵躬於郡府聽造物之機緘獻替何功徒費幕中之辯浮沉無譽寧希席上之珍粲此光華錄茲涓棄此蓋伏遇某官挈維衆雋翼亮鴻明智高天下而不忽於一能行比古人而不遺於片善逮茲固陋亦與搜揚材乏異觀誤一方之師錫績微明效

叨諸吏之恭先蒙被已繁褒加未整重以令茲之舉致

諸遷改之榮哀其有托於故恩成其無求之素守仁心

則厚義概維公其官盛節修佈明謨靖深肅將發於四

方甄別服於多士遊刃之所入不見全牛執策以有臨

必空羣馬故茲庸瑣不忍棄捐

回道州趙守冬啓

周室太和彖方觀於抶日魯邦多祉祥已兆於書雲未

修賀慶之勤先媿緘縢之辱知府提舉譙冲得士豈弟

近民諒乘來復之休益被往諧之寵容旅人之弛擔正

託華光壽君子而稱觴徒馳夢想

代回程户部啓

懋膺推擇寵寄承宣宸誥誕敷邦人咸喜知府户部資稟優穀術業鴻深英氣發於文辭遠猷藹於政績飛揚䟦扈早傳場屋之聲碩大光明晩重朝廷之望入翔省户出擁使軺雖用之未究其能必凜然所至有迹眷兹西北之要郡昔惟潛躍之名藩控營室東壁之墟連孟

門太行之險頎長孺於卧治帝簡方隆歌叔度之暮來民和已屬靜言不敏將具是依未遑餞敬之修已媿驛音之至傳聞旌旆寖邇封圻日竚瞻承用慰虛聳

代賀陝西安撫啓

錫命宸廷撫封闗輔金章華紱總十郡之權綱錦旆高牙擁萬兵之制節一方奠枕千里折衝伏惟某官器識中閎氣猷外肅總德而立直道而行學焉求古人之心其已久矣作而任天下之重孰能禦之簡注寵光雍容

法從玉堂訓誥蔚為盛世之華黼扆論思凜作治朝之
表文武是憲左右具宜歷殿名邦用彰佳政聖神廣運
方勤圖任之誠天地奧區益重撫綏之寄襟帶蜀漢封
域周秦慶分陝之有人誕開閫而無事帥旌西控更歌
亹亹之功相衮東歸竚仰巖巖之節斯國體之所繫宜
士論之久傾秋氣正剛歲功方就尚綏福履爰副具瞻

代賀提刑轉官啓

伏審欽奉明恩懋增新秩恭惟慶慰其官躬服仁義世

遺誕傳檄而爭下壓萬兵於月窟方覿德霣之宏復一
候於玉關已是謨明之定眷言休烈發自聖神至於巖
廊圖國之機是惟宗公翊亮之事恭惟相公鴻綸大化
彌陶衆宜勲格於天澤被斯世星辰為之軌道草木罔
不若時方詰戎兵以開境圉左顧而武谿入右廱而邈
川澄師帥受其成謀夷狄讋其英氣是膺異數式慰具
瞻凝象太平既埀休而有裕承輝隆極方受祉而無窮
某猥以凡才誤蒙遠使但慶逢辰之盛阻陪望履之榮

代賀黄運使啓

昭被寵綸懋更詔節禮帷所嚮郡縣咨澄恭惟慶慰某官宏遠邃深惇大静重居為盛德協於昌辰養以詩書肅有圭璋之望遊乎表著蔚為麟鳳之祥簡孚帝衷纘膺使事乃眷西北尚勤顧憂輟自朔方濟兹大計兵屯遠控益觀㰕集於將輸師錫載俞佇聽迅登於禁從某分符以守大庇是依將望履於高明更側席而虚聳

代賀漕使啓

昭奉帝俞懋更使旨凡分符竹爭望襜帷恭惟慶慰某

官宏遠疏明惇大靜重居為盛德佑我昌辰簡自嚴衷

付之大計乃仆荆揚之節來觀齊魯之風寵數則新統

臨維舊皇皇照路重遊故部之山川凜凜列城尚守當

年之條教諒於調度坐以濟登即報政於阜康遂陞華

於嚴近

回前人啓

寬疾奉祠顧吹噓之何力論材説士亦晤賞之難忘迺

襄陵文集卷九

宋 許翰 撰

書

上蔡太師書

正月七日具位許某謹齋戒再拜上書於太師相公鈞席伏聞天子哀矜黎庶圖任耇舊起太師於家第授之大政天下幸甚夫天欲雨山川出雲國將施仁士思盡智某不敢隨逐衆人緣飾辭華稱述勲德以為賀慶之

文而深思所以承隆施報厚德者故欲冒進其區區之說以為權衡千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說雖無奇安知不為門下之銖兩也歟故頗少輟論道之暇觀採其要其退居以來六年於此以為忠臣志士身在畎畝不忘天下蓋嘗觀之易象彖之玄文博以詩書斷以春秋考迹秦漢魏晉以來接於隋唐之統五代分裂治亂之變以至當世風謡輿誦無一不究於心曉然見王道之有不可易者治有為而興亂有為而亡若數一二不可紊

也昔者孟軻氏遊說諸侯而終身不合此其道疑於高
遠竒偉難用者也然考其說不過田桑之間雞豚狗彘
之事使民不饑不寒以為如是而可以王莊周語道虛
荒杳遠出於世表至論天下則曰離於人心其去王也
遠矣以是知聖人非不體遠夫體遠故用近也是以其
道高明而易知竒偉而易行方今之患在於民饑而奪
之食民寒而奪之衣衆庶離心而王業不安則孟軻莊
周之言亦可思矣自頃冦興江表建立名號僭竊輿服

所過剽奪蹂躒故寇賊攻之於下而軍旅擾之於上人心日去國勢浸絀其極遂至不可復支此在史冊可為寒心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有此患今亦有此何為獨不能與古同惟漢武帝太始征和之間盜起東方幾若秦季而漢獨不亡者以武帝藉文景富厚之業難變又知悔其所為輪臺之詔喟然悼心還未罷之兵省不急之費封相為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而後流亡稍還屯結益散自秦以下五六君者不變而亡惟漢武

出擅南衙之權總領庶務則是大分亂也周官寺人皆隸冢宰今既離局侵官又不聽於冢宰此豈為道也哉昔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管仲有三歸之家官事不攝君臣侈靡如是而能卒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有司治也唐姚元崇要說明皇禁與政者而後乃受相位李德裕為武宗言政去宰相則不治矣故願太師先正名分以尊朝廷使政有在一切庶務斥還有司而後治法粲然可興起不然是廢躔次而求天文毀疆畎而望地

為用方今風俗頹壞賢知遁伏姦諛爭逐貨賄流行人才難得未有若此時者也朝廷若不滌濯瑕穢公聽並觀則人才恐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故賢知鮮少則忠信無助有志者度非一己所勝則寧取彼而去此言路之所以不開也夫窒隙蹈瑕强諫力爭非大臣事也要在博求天下名節之士員以言責而大臣身為宗使人主朝見一人焉其言如是夕見一人焉其言如是一人忤而斥則一人繼而進如是累起而無所感移則是天也

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在易小畜六四曰有孚血去惕出
无咎其在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六四諫臣之事
也九五大臣之節也蓋言六四怫逆不勝上與九五合
志而後能卒信於君昔趙烈侯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
夫鄭歌者搶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
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
復問公仲終不與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亦有所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曰歌者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陳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按烈侯公仲之事乃與易象符孰謂戰國而無人哉天下之禍莫大於兵自古未有兵革不熄而民可阜安國可治定者也向使太師不去廟堂

必無前日朔方之役借使取之必將有衎今既繆戾至此事遂無可奈何於是女真負恃而責報天祚蓄聚以俟時黠羌連謀而鷹揚降將專兵而虎視大盜侮國而狙擊此為國長慮卻顧之士所以隕心疾首中夜撫枕而興也方今朔方有變也固已騷動天下窮極民力不足以贍給大費數年之後一有變生橫費百倍將復何以待之蔡邕有言郡縣盜賊方擾何暇復議邊陲故為今計者莫如罷雲中之師脩邊保境今郭藥師既鎮燕

必節矣冢宰職在均節財用今財生天地之間固自若也向也裕而今也乏向也均而今也偏矣今觀中都巨室之所藏富於一郡小家之所有多於一邑而田畝閭閻之間頭會箕斂以奉縣官老稚扶攜捐瘠溝壑此用財不均之患也故凡虛下而實上者非壽人朘下而豐上者非壽國春秋之季魯國區區而外事齊晉內隣邾莒玉帛之問師旅之備度其經費數倍大邦哀公嘗患年饑國用不足問於有子有子乃告以損民什二之稅

而為什一使魯遂聽其說而行之則何以能使國不乏事君子之意以為民無可節不足則流亡變亂隨之國雖不足猶可節也周官若穀不足止餘法用而已今放此意約以中制使錫予有度費出有式量功賦食人無叨踰行之數年財必下濟譬之如養生者能虛於心必實於腹能弱於志必强於骨此深根固蔕不死之術也今天下至為乏才然而搢紳溢於朝省無職以任使牒訴壅於吏部無闕以擬注豈止才不勝用也哉則是無

宂姦人徼倖以入官富人賕賂而取位無功而重賞者
濫則大吏衆非才而超躐者多則任子繁是以名器日
輕冠冕日雜使士大夫窮困失職往往端憂之日多而
食祿之日少是以士不自重中人以下化為贓吏攘取
黎庶以自封殖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則亦難矣唐姚
元崇旣相一日罷斜封官三千員天下不以為政故也
願使司講求所以約損此者而官吏始可澄矣今法之
在天下害民者衆仁聖惻然比下手詔訓勅有司務安

大任四方之人虛己承流觖望至治不及始初清明一
大矯革歲月之後變故不熄則必歸咎於用事者是衆
已糜爛天下而我適興受其敝也如是寧不爲而已矣
夫豈不知順流者易持逆立者難安乃有所不得已也
方今理勢異於前日事之得失成效立見今逆而爲之
誠難然歲月之後師旅不告敗倉廩不告乏民無流離
盜不干紀聖上游燕之樂未廢於外而泰定之意有加
於中任相之效倬然著見則雖有或害之者毀將不入

為是則行之必有其術易不云乎巽以行權故非知而言之之為難也能行其意使無繫軛則難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如某蓋徒可與立者至於反經合道權制萬宜要使仁政行於天下斯則已在德度中矣干冒鈞嚴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再拜

答張宣撫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樞密宣撫相公幕下即日伏惟奉揚王靈縈問光大鈞候萬福某自去朝著投老山林繼有

章劾陷於鉤黨用是無由敢脩咫尺之書以自徹聞於下執事豈謂寛隆折簡詒問以鎮撫其罪戾而焜燿其幽獨幸則已厚何以堪承拜貺以還惟知震悚國家變故古昔所無其生有原其究有極賢者可以理推智者可以識察不待烟塵犯闕生靈塗地而後知也其要有一言可以盡者則士大夫之爭利是已蓋自祖宗之遺老殆盡名節日變雰濁相蒙險譎相覆民不見義而日與姦化風俗大壞累數十年私爾忘公家爾忘國其流

至於將吏不死旗鼓士卒不死行列而禍敗從之方今之勢不塞其原不斷其極雖有堯舜稷契不能救亂興治是故士不變俗則人莫田心人無易心則天未悔禍令相公以鼎盛之春秋膺非常之寵寄可謂休顯至足無求而能降心踈斥垂光固陋德宇宏裕將無不容此豈非志在建立中道表正衰俗塞亂原而改流斷凶極而更造也哉以是知壯馳茲拜趙簡子而賀其言彼為未足道也甚盛甚盛雖然既蒙眷念敢不以其情言其

正書死罪維裁幸

答王蕃書

朞啓比得周士龍圖手牘具道吾子學術之懿恨未一展信至辱書及遺雜著一編撫覽慰玩如親顏色幸甚朞靖康間爭論時事甚衆世所見者攻割地和戎之非追削濫賞一章而已前年舟焚儀貢疏草無復存者然議論既不時施國事日敗至此區區亡書復何足惜屬觀所示時議數當人心永懷增慨故聊及此置之尚何

道也頃在北方與荆楚絶未聞宜春先生之姓名不知其業履本末何如人所疏春秋諸說雖未一詣奥境當徼學諱傳之時而能自力如此亦可謂卓爾不羣之士矣學者當務精意於經而已傳皆不可盡信自古有功於春秋者無如三傳然亦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必盡合也漢儒專門各以其傳為師故經卒以不明今宜春之說左氏學也如書文公納幣左氏曰禮則是舍其喪娶逆惡不譏而取其虛文以詔世非經意也譬如人壞

之表矣今相公所誨經史闕文謹當佩服因而改之初謂經以一字襃貶而諸儒動以經為謬誤故有脫朝脫日衍日脫王脫人脫名亡事等紛紛蹐駁無可據依惟漢何休頗疑非誤而陸農師一一守經立說顧皆思而未達故其因是說以更之抑又有甚可疑者以為魯史之闕則聖人作經有可無疑於史者如時必有秋冬夏四月之類從而闕之是妄闕也若謂經以秦阨殘缺則三傳傳經乃自先秦以来各有師承不相參稽安得闕

文若合符節此其所以未能無惑者然有一説可以已者與其過而多尤不若過而闕疑斯可耳矣若災異等説則為尚可申釋春秋書天地之變錯人事之間使人務以義類相求是直鼓宫宫動鼓角角動耳洪範謂之念用庶徵若使非徵而書是則妄也今善歴者推步春秋日食數非止三十六蓋經於災異如志人事不盡書也必有為也而書漢儒災異之説雖不無鑿然能精而求之則亦是在其中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要之災異之占古者卜史之所司也後世
卜史而儒學之士言之豈得已哉自歐陽文忠首為天
道不可考知之說非斥漢儒至於荊公遂廢洪範庶徵
使人君宴安平世無復觀天存變之意馴至大亂前日
水冒都城相公憂其變故欲有論刺即得罪去時當國
者謂賓客言漢世災異陋學何足道於今日甚竊歎恨
學術害教一至於此以詩志之曰綠衣侍史近天墀天
事茫茫欲强知水犯都城偶然耳春秋陳說更何施蓋

諄誨當更刪改衍繹使之别白分明以俟再見也前日相望甚邇謂當亟得書疏往反庶卒相與共濟斯文今忽相去萬里豈非天哉集傳此間固舊有本但簡册太大厚不可攜持後令别作小本亦復易耳前所往書已屬岳倅亟復馳奉左右庶行役倦劇之中可以寓目游心有便信至願復一二發藥使經學復明於世者自吾二人亦不徒生於天地間矣伏紙悢悢惎再拜

再答李丞相書

推言其變以補諸傳之遺至於甲午地震亦然今不系諸衆說倚其一偏而攻之非其所以作集傳之意也齊桓晉文之事及夫孔子之經皆天子之政也天將以是承周而替之山崩地震所以咎周昔士文伯言日食之災而從晉侯曰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今以山崩地震而必春秋之應於人事是猶日食降婁而必魯衛之喪也是故桑穀生朝而中宗興邦鼎雉雊廟而高宗永

命至於後世麒麟鳳凰王者嘉瑞來萃其國而亂亡隨之者有矣蓋所謂同始異終如此學者深觀乎六物之變而參稽民心考引事序明詔官職而災異之說庶乎其可言矣是以君子難之顧相公復思其至有以教之也又讒誣之興震於中外比欣昭雪萬里南旋而少卿自拔北地適復歸奉榮養左丞頃當天下難戡之憂而卒獲人間希有之福豈非忠義精誠之感神明祺祥所佑也哉觀俟踴躍遠邇歎異況在末契祈嚮之素慰忭

何如屬使者至附此稱慶惓惓之勤未究萬一

識別永寧長老宗覺書

世故多艱吾老此生不在北山之北則在南山之南矣飈塵驚起褰裤與襦非從世外之人吾何依焉永寧道場萃於崇巖絶壑之間長老覺公虛其室以招余隱顧余多方付行止於流坻往来可必也而悠然有會於其心故聊書以識別建炎三年六月乙亥襄陵許某崧老